



一代国士,赤子之情

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周光召逝世 享年 95 岁

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、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院士,在北京逝世,享年 95 岁。1929 年 5 月 15 日,周光召出生于湖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1941 年,入南开中学住读,在这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数学训练和自学能力培养。1945 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,耳闻目睹的事实,改变了他原来想学电机的初衷,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51 年 7 月,周光召从清华大学毕业,之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,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,师从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,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。

>>>

奉命出国,决心回国

1957 年,已在学术研究上崭露头角的周光召,受国家派遣,远赴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学习。经过近 4 年的努力,周光召已经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他推导出的“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”等重要理论,大大推动了这一前沿学科的发展,他也因此被世界公认为是学界重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。

然而,周光召却在课题研究即将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时刻决心回国。在人们看来,如果他这时回国,转身于新的领域,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。

尽管挽留的声音不绝于耳,但周光召的心里十分清楚,掌握核技术对于新中国来说,是多么重要和紧迫。他坚定地认为,

一个科技工作者在这时回国奉献,比任何的个人奖项、荣誉都重要。

送上原子弹爆炸前的“定心丸”

1961 年初,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,在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任职。周光召的到来,迅速扫清了原子弹研制道路上的障碍。随后研究工作开始加速推进,仅仅一年多的时间,到 1962 年 9 月,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顺利完成。

周光召协助邓稼先,交出了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,随即制造工作立即展开。经过两年的努力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运抵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,即将迎来核试验的最后时刻。

1964 年 10 月 14 日夜,距离试验日期只剩下一天的时间,一份来自罗布泊核

武器试验场的绝密电报,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。电报中一种叫作“过早点火”的问题,让一向沉稳从容的周恩来总理也不由得担心起来,这会影响原子弹的正常起爆,甚至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。

为确保万无一失,周光召找来了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作为帮手,立即开始了计算检查。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,周光召从庞大的数据中抽丝剥茧,针对过早点火的问题,精准筛选出了有用的参数。经过整整一天分秒不停的计算,最终将失败率小于千分之一的结论,交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。在听到周光召给出的最终结果后,周总理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

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,随着炽热的蘑菇云在大漠深处升起,巨大的轰鸣声从罗布泊上空迅速传来,震惊世

界。在这历史性的时刻,人们或许并不知道,在中国首颗原子弹理论攻关的征程中,在试爆前的关键时刻,年仅 30 多岁的周光召和许多科学家一起,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1999 年 9 月 18 日,由于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,时年 70 岁的周光召与 22 位科学家一起,被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授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。

“两弹一星”成为了共和国建设之路上的丰碑,在这座丰碑上,周光召的名字熠熠生辉。几十年间,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表达着对祖国无言的热爱,与数万名优秀的中华儿女一起,为新中国国防事业铸就了坚强的基石,在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◎据央视新闻



作者:方远

7

土皇帝

——家族传奇与时代风云的交响

宋占山不由得吓得一哆嗦,腿肚子转筋,想溜。但是,他知道,不能溜,狗仗人势,他得对这只恶狗笑脸相迎,就像对待它的主人一样。

狗叫声与潮水声交杂在一起,形成了渔村独特的小夜曲。不多会儿,宋占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像个小孩子在跑。

马炳忠的小孙子马永志趴在门缝儿上,瞪着眼往门外看。但是,外面黑洞洞的,他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谁啊?”马永志大声问道。

马永志的声音奶声奶气的,却透着一股骄傲之气。宋占山暗自轻蔑地一笑,心想,狗仗人势,族长家的孩子也是这样。

“是俺,刚来咱村里的宋占山。”宋占山耐着性子说。

吱呀一声,沉重的院门开了,宋占山看到,一个白胡子老头一手按着狗头,一手牵着小孙子的手。他面无表情,只有胡子被海风吹得不停地抖动。

“您好,老族长,俺叫宋占山,刚刚来……”宋占山强作笑脸地说。

其实,这个叫宋占山的人刚在虎头村住下,就有人来向族长马炳忠报告了。像以往对初来乍到者一样,他佯装不知,不管不问。只要宋

占山十日之内不主动上门拜访,马炳忠就会按规矩行事,差人将他赶出村。

当然,这个规矩是马炳忠自己定的,他是虎头村的土皇帝。

马炳忠从小孙子马永志手中拿过豆油灯笼,举到宋占山的脸前,热乎乎的灯罩几乎戳到了他的鼻子上。

宋占山没有躲闪,还呲着牙笑出了声。

“俺早就知道了,你有什么事?”马炳忠冷若冰霜地说罢,牵着狗和孙子转身向灯光明亮的厅房走去。

马炳忠没有让宋占山进来,也没有赶他走,他犹豫了下,才抬脚迈进了高高的院门槛,又随手关上了院门。

高门大户,庭院幽深,宋占山感觉到,马炳忠果然有族长的派头,煞有介事,摆谱摆得恰到好处。

伸手不打笑脸人,开口不骂送礼人。马炳忠发现,宋占山不是空着手来的,他的肩上斜挎着一只大粗布包,里面鼓鼓囊囊的。

人们常说,苍蝇不叮无缝儿的蛋,实际上,在许多时候,蛋都是自己主动裂开的,就像虎头村贪图小利的族长马炳忠。他家族势力强大,以族长自居,又得到了村民们盲目而无奈的拥护,那么,他以权谋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

7

垂首领命

明朝版“人民的名义”

孙鏜在旁笑道:“朱抗是行伍之人,字都认不得许多,万一猜不出,岂不误了差事?”于谦微笑道:“朱兄会明白的。”朱抗垂首领命。

于谦欢喜:“此事不可拖延,山西那边一旦调换戍卫,查起来就麻烦了,你最好后天就动身,我另外挑选了四个副手,明晚与你汇合。”朱抗忽然道:“这差事我干不得了。”于谦一惊:“怎么?”朱抗道:“要干,只能我独自干,不需要任何帮手。大人若不放心,不如把差事派给那四人。”

孙鏜忙喝:“老朱,放肆!”于谦笑道:“给你人手,并非不信任你,是去山西一路,瓦剌探子、山贼流寇极多,怕你自己支持不来。这四人都是宫廷侍卫,武艺精湛,和你上路也有个照应。放心,他们不敢拿大,一切听你指挥。”朱抗依然不肯。

孙鏜对于谦笑道:“老朱这人,不懂人情世故,和生人也合不来,而且做夜不收的,习惯了独来独往。”于谦踌躇一时,妥协道:“罢,随你的意思。”朱抗拱手道:“卑职明早出发。”于谦拍拍他肩膀,感叹道:“这等慷慨义士,多年来竟沉居下僚,真是朝廷之过!我辈敢不惕励!”眼看天色晚了,起身告辞。

孙鏜忙道:“厨下已备了粗酒,

还请大人赏光,就在寒舍一饭。”于谦笑道:“老兄担待,实在不

能了,皇上还等我回宫,商议如何回复瓦剌使节的事。”孙鏜把于谦请到一侧,低声问:“听说瓦剌有意送回太上皇?”于谦道:“鞑贼奸诈,不知此意真假,而且,也不是他们想送就能送的。”他叫上朱抗:“一起走罢。”孙鏜送到大门口,家人抬来于谦的轿子,牵过朱抗的马。于谦看着那匹杂花马道:“这马很有些年纪。”朱抗道:“虽然老,脚力尚可。”于谦爽朗大笑:“朱兄骑马送我一段罢。”

拐过街角,于谦掀起轿帘,问朱抗:“今天是老兄五十岁寿日?”朱抗点头叫声惭愧。于谦笑道:“你不问我怎么知道的?”朱抗道:“为家母丧事,我给阴阳先生漏过八字,想必邻舍告诉的大人。”

于谦笑了两声:“是我多问了。”过了两条街,轿子停了,于谦钻了出来,朱抗也立刻跳下马。于谦握住他的手:“咱们就此分别。此次调查,送朱兄一句话:站高远处看,往细微处看。此事不可太急,也不可太缓,我估计,年前是回不来的,来春之际,务必带回一个结果——于某备酒相待!”



作者:周游